

MALASONG MEI YOU ZHONGDUAN

韩秋长 程永国 著

马拉松 没有终点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序

马兰翠

县文联主席、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、二级作家韩秋长同志将他与程永国同志合著的长达30多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《马拉松没有终点》成稿交给我。让我审阅并恳请为这部书出版写几句话。

我很为难。为书写序是作家、评论家、学者的事，作为一名党政干部，总觉得有些不妥。

秋长同志说，这个序你作最合适不过了，因为你最了解这部作品诞生的成因。话说到这份上，也只好硬着头皮说些心里话吧。

鑫磊建材集团的前身内邱县水泥厂，十年前还是一个仅年产水泥三万吨的县办小厂。曾任过八年公社党委书记的中海群同志1985年调任水泥厂厂长兼党支部书记。他带领全厂干部职工奋力拼搏，锐意进取，经过三次大规模的技术改造，十年风雨历程，历经坎坷磨练，一路辉煌凯歌，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厂建成年产量达65万吨水泥，利税超千万元，并集石材开发、非金属加工、建材包装、建材机械制造等为一体的全国500家最大的建材工业企业之一。中海群同志由一位农村基层干部一举成为全国“五一”劳动奖章获得者、河北省劳动模范、河北省优秀企业家。他们实事求是、大胆改革，创造出一套独特的现代化企业管理经验，培养出一个优秀的企业家群体和一支特别能战斗的职工队伍。在世代以农为主的古城内邱，崛起一颗璀璨的建材明珠，得到了国家建材局及省市主要领导的高度评价。

韩秋长同志是我早在那台地区文化局任职期间认识的。他开始是搞戏剧创作的，后来从事文学创作。我在内邱任职期间，他已有逾百万字的文学作品问世。近几年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，一

部散文集。还写了近 50 篇报告文学作品，编导了十部电视专题片，为宣传我县及兄弟县市先进典型作出了突出贡献。为此，县委、县政府连续六年为他记功授奖，连续三届评为县专业技术拔尖人才。其事迹被收入《中国当代青年作家名典》《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》等书中。

我作为鑫磊建材集团水泥厂第三期技改指挥部的指挥长，亲自领导参与了这项全县规模最大的技改项目的全过程。目前又开始更宏伟的第四次技改的实施。作为内邱县的决策人，对鑫磊建材集团这个全县乃至全市的利税大户，除了从决策、人力、物力、财力给他们最大的支持外，我更想让世人了解他们的精神，他们的风格。也就是说让社会更了解鑫磊人，更应该从精神上给他们以支持，使内邱涌现更多的鑫磊和中海群式的企业家。

由此，我很快就联想到让文学创作与经济建设结合，让作家与企业家结合这一基本思路。

我这种思路得到同事们的一致赞同，特别是得到秋长同志和鑫磊集团总经理中海群同志的热烈响应。县委常委、组织部长齐朝文同志，亲自安排布置韩秋长同志到鑫磊建材集团体验生活，该集团召开了隆重的欢迎会，欢迎这位作家的到来。秋长同志告诉我，程永国同志是县重点文学作者，又是该集团办公室负责人，我们搞专业文学创作的与搞业余文学创作的也结合吧。于是，文学创作与经济建设、作家与企业家、专业作家与业余作家的“三结合”就这么产生了。这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完美的结合，也是改革发展的必然。它把作家、艺术家推到了经济主战场，因而，仅一年半的时间，从采访到写作，三易其稿，高速度地诞生了这部《马拉松没有终点》。

读完这部长篇报告文学，掩卷而思。我不敢断言它是一部艺术精品，但它好像我县土特产一样，具有很强的鲜明地方特色。也可能是写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吧，栩栩如生的人物，形象而又逼真地重显出来。读起来倍感真实亲切，使我激动，使我感慨，有

些精采之笔，也使我拍案叫绝。

我喜欢这部作品。

愿全县人民和社会各界都喜欢她。这部作品以严谨的结构，精美的语言，饱满的激情，大量翔实的材料，向我们展示了鑫磊的决策者和广大员工的精神风貌，提供了独具特色的一套新鲜经验。它是一部宏扬时代主旋律、激励人心奋发进取的好作品，也是鑫磊建材集团的十年奋斗史。

鑫磊建材集团最大规模的第四次技改业已拉开序幕，愿它以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效益完成集团历史性的突破，跨入国家大水泥企业之林，为我县“富民、强县、升位”作出更大的贡献。

韩秋长同志长期生活在基层，正值年富力强，才华横溢，加上他多年对文学事业的真挚追求和那股让人敬佩的拼搏精神，不断有佳作问世。祝愿我县这位唯一的二级作家，在文学事业上再攀高峰，写出更多的鼓励人心的艺术作品，为我县人民争光，为祖国精神文明建设增彩。

我对文学仅是一知半解，洋洋数言，权作是这部书的序言吧。

一九九五年九月

（马兰翠，女，中共内邱县委书记。是中共中央组织部表彰的全国百名优秀县委书记之一）

目 录

序	马兰翠(1)
第一章 小城奇闻	(1)
第二章 “气死沟”和“死气头”	(34)
第三章 最简单最复杂的算式	(76)
第四章 神奇的魔力	(128)
第五章 柳絮·柳林·绿洲	(181)
第六章 童话·雕像·风采	(218)
第七章 没有终点的马拉松	(257)
第八章 点石成金话鑫磊	(321)
附：报刊发表鑫磊建材集团的重要文章选	(341)
后 记	(417)

第一章

小城奇闻

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

当了八年村党支部书记，十二年公社党委书记，年已四旬的申海群万万没有想到，1985年4月14日，当他风尘仆仆去水泥厂赴任，迎接他的不是工人們的列队鼓掌欢迎，更不是鲜花簇拥，而是被工厂附近的老百姓团团围住，劈头盖脸地一场痛打……

水泥厂破旧的吉普车，把打得头破血流的新任厂长风驰电闪般地送进了县医院。

新任厂长挨打，更何况是在内邱县以精明果断、敢干实干著称的申海群挨打？这条爆炸性的新闻，一时在内邱县城机关、工矿、大街小巷议论的沸沸扬扬……

—

夜幕，悄悄地降临了。

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的电灯泡，象个刚长成型的小葫芦瓜儿，

无力地发出微弱的光亮，刚粉刷一新的墙壁倒显得比原来亮了许多。

这是内邱县医院为老干部装修的几间病房，想不到竟让老申这位从未吃过药片、健壮如牛的太行汉子住上了。

中午，县委书记王建明来医院探望。

傍晚，刘怀玉县长，主管工业的贾全祥副县长火速从乡下赶来探望。

厂里的干部、职工来了一批又一批。

省劳动模范王喜成、青年工人张留群，还有厂妇联主任袁芬等几十个人一同找到县委、县政府领导，义愤填膺地说：“要严惩打人凶手，为申厂长出这口气，不然工人们就要罢工了！”

老申知道，外界传闻他被打得几乎奄奄一息了，实际上只不过几处外伤，鲜血淋淋怪怕人的，没动骨头没动筋不碍大事。本来他不愿来医院，是伙计们把他硬塞进吉普车送进来的。

老申理解伙计们的用意。那是给县委、政府领导公开请愿，希望县里从速处理。可不是嘛，前几年看工厂大门的老工人老杨，为阻止当地农民进厂“捡铁”，被几个小伙子痛打了一顿，抢救无效离开了人世。事后，公法部门虽重判了几名罪犯，可工人们心里还觉得憋气啊！现在新上任的厂长也被他们打了，打的不光是厂长，那打得是咱工人的脸啊。看来县领导如果不及时处理，忍无可忍的工人们真的要罢工示威了。

县委、县政府也真够重视了，当天召开了县委、政府领导紧急会议，责成县公安局组成强有力的专案组：迅速破案，惩办凶手！

申海群躺在病床上，身上的青红伤并不觉得疼痛，而心底深处那股要振兴内邱的热情在隐隐作疼！

白天的那一幕，就象他家刚买的那台电视一样，清晰的图像从他眼前一一晃过。

清晨，他在妻子叨叨唠唠声中吃过早饭，骑着破旧的自行

车，踏上去县城水泥厂上任的路。

柳林沟距县城三十多里山路，他要一个钟头准时八点赶到。

这山路他走得太熟悉了，去公社上班，到县城开会，不知往返了多少次。

暮春，阳光融融地暖人，变得炽热。蓝色的天幕上，点缀着几朵美丽的白云。西边的太行山在旭日的照射下蓝幽幽的，无穷无尽的水粉画般地令人陶醉。

他穿行在村前的柳树林里。

一乍多粗的柳树长得正旺。婀娜的树身，拉扯着栽培它们的主人的衣角，舒展开它的细嫩的枝条，轻抚主人的面颊。

柳林沟自古柳树就多。那是乱生乱长的，是他任村支书期间，把乱生乱长的柳树，规划得整整齐齐，横竖都是行，沿着河沟足有三里长。柳林沟才真正成了名付其实的柳林沟了。

清澈的小溪，在浓绿的柳林中象条白色的银链，弯弯曲曲的穿丘越障流向无限的平原。

此时的老申，无心观赏自己亲手规划的绿色公园，望着漫天飞舞的柳絮深思着——柳絮怎样从枝条中挣脱出来，绽开一朵朵白绒般的花絮，象洁白的雪花，在春风的吹拂下，在嫩黄色的柳林里飘，漫无边际地飘。一会儿集成了雪白的绒团，在绿毡般的柳林下的草地上滚，漫无边际地滚！

触景生情。他觉得他也象柳絮一样，象絮团一样，漫无边际地飘，漫无边际地滚……

他真不知道县领导是怎么考虑的，让他这个拿锄把子出身的农村基层干部，去全县最大的企业任厂长！他哪里搞过工业啊！

他为了推掉这厂长职务，几次找县长，找县委书记。书记、县长口径是一致的：“在当前改革大潮中，不少农村干部转移到工业战线上来，这是形势的需要！”看来，没有一点协商变动的余地。

他一连几天，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为了打消县领导的决

定，还连夜搞出深化农村改革的第二条方案——在丘陵地区搞丘陵庭院，把成片的荒丘分给乡亲，让乡亲们盖上房子，搞庭院经济，宁肯到深山区穷乡再当几年“山大王”，也不到水泥厂当厂长！

然而，县委书记是铁了心的，对县长求饶，也是无济于事。

厂长这个字眼，对他来说实在太陌生了。他喜欢读书，什么样的书也读。他从作家蒋子龙的小说里才对厂长有所认识。乔光朴那气魄，那大刀阔斧的改革精神，他是深感敬佩的。他感到，乔光朴除了气魄、胆略以外，还具有高深的专业知识，还有支持他的总工恋人。而他呢？至今连水泥用什么材料制成的也不知道，甚至连水泥厂的大门也很少光顾过啊。

当“向阳花”的妻子程银妮数落他：“你头顶了半辈子高粱花，能当好厂长才怪哩。”

聪明俏皮的小女儿也象小大人一样对他说，“老爸，可惜工厂没有责任田，俺老爹无用武之地呀！”

是的，他真的感觉到自己不是当企业家的料，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，用家乡的土话说是真有点“草鸡”了。他不仅仅深知自己没有管理工厂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，甚至感到从气质到外貌，都和厂长这个字眼是格格不入的！

那天，他竟然对镜自窥，中等身材，肩还有点塌，漫方脸上，经常洋溢着笑，浓浓的眉是弯弯的，嘴角是翘翘的，一双笑咪咪的大眼睛，微显些秃的头顶，使宽大的前额更显得宽阔了。一付和气慈祥样子，这哪有一点企业家令人生畏的严峻的气魄！他沉下脸来极力装出一付严峻傲慢的样子，脸上经常挂着的笑容倒是悠然不见了，可那眼角仍是笑咪咪的，嘴角仍是向上翘翘的，眉毛仍是弯弯的，倒象是寺庙里弥勒佛的那付尊容！

工厂门前，熙熙攘攘，象过庙会一样。

一百多辆小拖拉机排成几路纵队，把工厂大门堵得死死的。

老申推着自行车，左转右绕，连推带搬总算挤进了工厂。

同事们围上来，工人们围上来，向他诉说。

当地农民围厂已三天三夜了，工人上下班搬着自行车才能进厂。前几天厂里去干涉，有一位座地虎借着酒疯，把办公室的门窗玻璃砸了个稀巴烂。公安局进驻工厂拘留了三个人也无济于事，刚生产的水泥就被当地人抢购一空，工厂原料进不来，工厂面临着停产的境地……

这时，一声粗野的吆喝挟雷贯耳，使人听了就会感到几分厌恶。

“妈的，给老子让开路！”

老申望去，一个穿红秋衣的小伙子，加大油门，小拖突突喷着黑烟，冲着人们直撞而来。

老申急忙赶过去好心相劝：

“小伙子，车挤成这样，你往前再开会撞伤人的！”

“妈的，你算老几，碍你啥事了！”

“我怕你撞伤人！”老申急了。

“妈的，滚开！”

犟性子老申听了工人们的一番诉说，心里早就憋足了气，加上这小伙子的野蛮横行，出言不逊，顿时头冒三丈，上前夺过他的小拖摇把：

“今天，你就不能往前开！”

小伙子勃然大怒，忽地从车座跳下来，上前一把揪住老申前胸上的衣襟，衣服上的钮结象弹丸一样弹了出去。

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老子今天揍你！”

老申还没回过神来，脸上早挨了一拳。他正要斥责，一群小伙子一拥而上，上用拳打，下用脚踢，拳脚如雨点般地冲他而来。

老申冲出人群，手持摇把，大喝一声：

“你们再敢动手，我就给你们拼了！”

严正的斥喝，一下子镇住了一伙蛮横的年轻人。当这些人听说他们打的竟是新任厂长时，个个惊呆了。

工厂的工人闻听厂长挨了打，义愤填膺地赶来了。

“揍这些坐地虎！”不知谁喊了一声，几百号工人雄赳赳气昂昂地逼了上来。

眼看着一场械斗就要发生了！

老申整整被扯破的衣服，擦了擦嘴角上的血：

“回去！”他对工人挥了挥手，工人们不往前走了，但仍不肯散去。

老申把摇把递给身旁的一位工人说：

“先把摇把扣下来，再作处理。”

老申正准备亲手处理这事件，同伴们不容他分辨，硬把他塞进吉普车。吉普车吼叫着把他拉进了县医院……

精明的申海群本可利用这件事作点文章，坚决辞职不干，让县领导重新安排其它工作，何况还有几年前门卫老杨被打死的例证，县领导决不会让这悲剧重演，让一位干部以身殉职吧！

这是一次辞职的最佳机遇！

这也是下台阶的最好阶梯！

但申海群毕竟是申海群。他有自己独特的性格。

如果没有这次被打事件，他可能会想方设法离开水泥厂的。从小就争胜好强的申海群，被这件事深深激怒了，他横下了一条心，工厂的工作搞不好，下一步再说，先治治坐地虎，出出心中的闷气！

一阵疼痛使他坚定了在水泥厂干一阵子的决心和信心！

用工人们后来的话说，一顿拳打脚踢，打出来了个好厂长。

二

第二天，成群结队的工人、同事又来到病房。

工人们告诉他，“老娘子”袁芬，青年工人张留群已组织了几百人的控告团，要去大闹县委大院了。工人们扬言，县里今天不抓惩凶手，愤怒的工人要举行内邱县有史以来的大罢工！

“县委、县政府已派公安部门处理问题了，你们不要再乱上添乱了。”老申十分焦急地说。

老申的话还没说完，病房门呼地推开，妻子程银妮拉着十几岁的女儿振菊闯了进来。

泼辣能干的妻子顾不得人们在场，扶住他竟嚎陶大哭起来，边哭边说：“咱不能把命扔在水泥厂，你没被打死，捡了条命，咱不干了，跟我回家去！”

多亏工人们劝阻，才制止住妻子的哭闹，可妻子一口咬定，今天老申必须跟她回家去！

老申理解妻子的心情。他去水泥厂，一家人都反对，特别是一家之主妻子更反对，他不知道认不了几个字的山村家庭主妇，从那里得来那么多小道消息。什么水泥厂派性严重，文化大革命中还动过刀枪；二十多年来，干部闹意见，告状到中央；县里年年往工厂派工作组，工作组年年被轰走；历任厂长都没落下好结果。有的坐过牢，被错打为反革命，有的被开除党籍。她还列出了工厂厂长的名字，说起来有声有色，有鼻子有眼，怪有滋味的。

“你跟我走不走？”妻子流着泪，抚摸着他的伤问，分明是命令的口气。

“我不是正住院吗嘛。”老申笑咪咪地说。

“青红伤不碍事，到咱家养去。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你什么？我知道你在医院里躺不住，我一走，你又回工厂去了。”

真让妻子把他的心思猜透了，说实在的，要不是妻子今天来，老申真的要回工厂了。

妻子匆匆地走了。不一会儿，竟把工厂吉普车找来。他知道，妻子没和他商量，以他的名义要车来的，~~真~~“真”妻子命令着，女儿帮着收拾东西，老申身不由己地被拖回了柳林沟。

自行车锁住了，钥匙装在妻子的内衣兜里。正值春耕大忙季节，以勤快在全村闻名的妻子打发刚上完初中的二儿子振山去种责任田，自己寸步不离地当起“看守”来。

歇也歇不住，守着他纳起了老山鞋。

妻子的作法，老申真的无能为力。他17岁回村务农，20岁当支部书记，把柳林沟有名的穷山沟治成了“芦花放，稻花香，岸柳成行”的富裕山庄；他28岁任公社党委书记，把一穷二白的杨庄公社弄得热烈火红，可对妻子却没一点办法，他只好给妻子讲：

“我是个党员，咱不能老呆在家里啊！”

“俺是个娘们家，不管他什么党啊团的。俺只知你是俺的男人，俺一家老小离不开你！”妻子说着，还忘不了纳山鞋。

“我挣着国家工资，又是个领导干部，能在家这么呆下去吗？”老申急了。

妻子可不急，笑咪咪的园脸上是动人的笑：“你当了多少年共产党的头，俺没沾过你的光，整天为你担惊受怕的。如今农村政策好了，叫我说，当老百姓比当干部整天提心吊胆好的多。”

说实在的，他当了二十多年的农村基层干部，确实没顾过家。家里新盖的七间北屋，是妻子两个秋天，一个人推着自行车到山里收购酸枣核，回家加工成枣仁挣来三千元钱，一个人操劳盖的。盖房老申没在家占过一天，甚至连院里的吃水井，也是妻子找人打的。

记得那天他摸黑赶回家，妻子用辘轳打桶清凉的井水，让他洗，他才知道妻子在院南角挖了个井！

“真想不到，咱有井了！”他高兴地说。

“没井，还去挑水吃，让孩子们走你的路啊！”

一句话使老申不说话了。六零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县高中，刚上了三年，年已六旬的父亲胳膊摔断了，祖母当时已近八旬的人了，全家连个挑水的人也没有了，十七岁的申海群只好含泪离开了学校。中途辍学，不是因为家庭经济困难，而仅仅是因为没人担水吃这一简单的缘故。后来，父亲一想就后悔，说他耽误了儿子的前程，发誓说要打一口井。父亲多年没实现的夙愿，能干的妻子竟办成了。每当老申回家，他总要亲自打一桶凉水，咕隆咕隆喝一气。那股清彻心肺的凉意，那股甜润润的滋味，是谁也体会不到的。

“咱总不能这样歇下去啊！”老申乞求着。

“在家里心也闲，意也闲，喝口凉水心也甜啊！”

“咱是党员干部，总得听组织的安排吧！”

“你不干，上级最多开除你党籍，不让你干。你就是蹲二年大狱，也比被人打死强！”

几句话，呛得老申不吭声了！

他特别能演讲，大雪天在村开群众会，讲半天，讲得群众鸦雀无声地听。可对妻子讲不清，道不明，她也不听自己这一套啊。

他被妻子软禁在家里，连门也不许出，多亏了乡亲们一批又一批地来家里看望，才使老申好不容易熬过了三天。

那天，他实在在家熬不住了，央求说：

“振菊他娘，让我到村外转一转行不，要不真的熬出病来了！”

望着他的一副可怜相，妻子倒扑哧笑了：

“去吧，自行车给你锁着哩，量你也不能偷跑回县城去！”

老申沿着弯弯曲曲的道路，向村外走去。

眼下正是春耕大忙季节，以勤劳著称的乡亲们户户锁门去耕种自己的责任田了。

街上静悄悄的，几只猪狗在游闲地散步，鸡在粪堆旁埋头觅

食。

老申一直往村南柳林走去，那片柳林足有五、六里远。柳林沟是因为柳树多而得名，还是“刨柳留邻”的传说而得名？没有人考证，至今纷说不一。“刨柳留邻”的传说，还是父亲在他小时候讲给他听的。传说柳林沟住着申、程二大姓，地界上长着一棵柳树，申家说是申家的，程家说是程家的，为这棵柳树两家经常吵架，后来程家一气之下就要搬走了。申家为挽留住邻家不走，刨了这棵柳树，亲自送到程家。程家很感动，坚决不收。申程两家由原来拿树呕气到互推互让，和美地都在柳林沟住下来。后来又来了郭、谷、阎共有五大家族，互敬互让，和睦相处，成了这太行山脚下山庄古老的村风。老申在村里当了八年支部书记，深知乡亲们的传统美德。说实在话，他们村很少有四邻不和的，大人们教育孩子都是说到外要吃亏让人。

这柳林原来是不规则的，有的地方稠得一堆堆，有的地方稀。老申当支书后，发动群众把柳林重新栽了栽，五尺远一棵，横看是行，竖看也是行。柳树早已长得碗口粗了，柳枝早已遮天蔽日，在柳林里散步真好象在碧波里游泳。

地上是青青的草，头顶是遮天蔽日的绿荫，一条小溪从西山上下流下来，象一条白色的银带，在柳林里蜿蜒穿行，淙淙地流向更南边的芦苇荡里。

老申躺在绿毯般的草地上，望着柳林发呆，眼下正临柳絮吐芳的时节，青青的柳絮由绿变黄，象一簇黄透的桑椹果子，炸开了嘴，山风儿吹，柳枝儿摆，柳絮便似雪花一样从枝条上飞出来。柳絮纷纷扬扬犹青天白日下起了鹅毛大雪。纷纷扬扬的絮花在春风的吹拂下，在绿色柳林里飘，一会儿落在绿色草地上，不一会又滚成一个个绒绒的棉团。随着风，象白球似地在绿草上滚来滚去，絮团越来越多，越滚越大，有的大得象皮球似的。孩童时，他和伙伴们经常在这里玩捉絮团的游戏。绿绒绒的草地，潺潺的溪水，波涛般的柳林，雪白的柳絮，滚动着的絮团，造成了

家乡的一大奇观。

老申在这柳林里渡过童年，又从这柳林里走出山沟到外地上完小学，到县城上中学，后来工作开会、劳动经常沿着村中的小道走过三四十年。只觉得柳林很美，连空气也是甜滋滋的。

今天，他躺在草地上，望着一团团从身边滚过的绒团，似乎悟出了些什么？他坐起来，捧起一团白絮，那松软洁白的绒团，是由千百个柳絮籽织成的。村里老辈人传说下来，咱柳林沟的柳树为什么能长成一沟沟一川川，那是村里的柳树柳絮儿大，柳絮儿白，飞到哪里也能生根发芽，今春飞到山谷里，明春就会长出密密麻麻的柳条儿来。

一阵山风吹来，他手里的絮团儿轻轻飞走了——

哦！他忽然悟出，人生好象絮团一样，不是到处滚来滚去，滚到哪里就在那里生根发芽吗？

17岁，正是风华正茂的年华，他沿着山路，穿过柳林，从中学半途辍学回家。那时父亲已57岁了，奶奶已77岁的高龄了。父亲摔坏了胳膊，不能担水，他不忍心再让父亲那样吃苦，毅然含泪回到了家乡，17岁就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。

17岁的申海群当年也有象那燕子那样改变家乡的雄心壮志。他在生产队上埋头苦干，什么脏活累活抢着去。社员们见他老实肯干、祖祖辈辈又本份老实，加上他是全村少有的中学生，当年就选他当了记工员，二年后又选他当生产小队会计。

1965年搞四清，他被工作组发展为党员，1966年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。当支书一干就是八年，植树，修水利，搞副业，把方圆闻名的穷柳林沟建设成为杨庄乡的大寨式的先进村。

1968年他荣升为公社半脱产的党委副书记。在那时半脱产干部当此重任，在全县是少见的。风里雨里半脱产干了五年，不觉到了1973年，韩金堂到杨庄公社任党委书记。那时让清查瞒产私分。仙人村的征购任务几乎占杨庄公社的一半。仙人村搞不好，关系到全公社的征购进度。韩金堂书记点将让他去。

海群在仙人村住了一星期，召开全体大小队村干部会，讲明让自己实事求是地报，保证不再超征，但得弄清每个生产小队底数。一个小队队长会计很鬼，左算右算瞒了不少产量。老申当场不用算盘用口算，单产、亩数、总产一口气算下来，惊得那个小队长、会计合不上嘴。支书大骂小队干部说：“咱还是什么××亲戚哩，诚心让我栽跟头哩！”

一个星期弄清了仙人村的瞒产私分问题，保证了全公社征购任务的完成。

韩金堂要骑自行车去最难缠的崔家庄查瞒产私分问题，刚把行李拴上自行车的衣座。老申说：“韩书记，这事你别去，让我去吧，我去了万一弄僵了你可去拾台。你去了弄僵了谁去拾台哩！再说，咱征购任务完成了，下步重点工作应放在秋季作物管理上来。”

韩金堂一听，说：“老申你是帅才的料！”

韩金堂在杨庄乡当了三年公社书记，晋升为县委常委、组织部长。申海群接任了韩金堂的职务，那年他才30岁，是全县最年轻的公社党委书记。

当了公社一把手，自然就考虑全公社的工作了。那时提倡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，也开始提倡扬长避短，发挥当地优势了。杨庄公社地处太行丘陵地区，山坡沟壑处长着酸枣。“邢枣仁”是全国闻名的中药材，广植酸枣发展枣仁加工业，是他头几年在村里一条成功的经验。在家乡时他把酸枣树偷偷分下去，实行定产，超产归己的政策，一下子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，山前坡后，村前屋后社员们象着了魔似地发展酸枣树。他爱人一年光打枣仁达20多布袋，枣仁的收入占社员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。一心想使杨庄致富的申海群胆子大，把家乡成功的经验推广到全公社，不到二年杨庄的枣仁产量翻了几翻。他又带头在全乡办起了枣仁加工厂。大、小杨庄，东、西石河，百分之八十的村庄都搞起了枣仁加工业——用群众的话说：一台电动机，一台粉碎